

文章编号:1674-0386(2009)03-0064-04

近代史上荷兰崛起的经济解释

蔡一鸣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17 世纪的荷兰尽管面临资源方面的强约束,但一方面通过积极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一方面不断创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领先国家,从而客观上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上限。同时,较自由的制度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激励,使荷兰的经济增长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荷兰得以在西欧众多强国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荷兰;资源;技术;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Economic explanation on the rise of the Netherlands in Modern history

CAI Yi-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17th century, despite facing strong resource constraints, through activ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the Netherlands became a technology leader worldwide, with a high economic growth limit. At the same time, fre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vided adequate incentives for economic growth, which finally made the Netherlands a dominant power in Western Europe.

Key words: Netherlands; resource; technology; institution

一、引言

17 世纪是荷兰的黄金世纪^[1]。17 世纪的荷兰是近代史上第一个世界霸权国家^[2-3]。而在 16 世纪末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还属于历史书中的尼德兰或者低地国家^①,当时整个尼德兰地区的人民处于西班牙王室腓力二世(公元 1556 - 1598 年)的残酷统治之下。双方的矛盾体现于西班牙王室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和对尼德兰新教徒的残暴镇压两方面。荷兰与西班牙的斗争一直持续到 30 年战争(1618 - 1648 年)结束,前后长达 80 年。是什么原因使这个 1700 年人口才达到 190 万的国家,在近代初期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诺斯·托马斯(1989)给出了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恩惠,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共和国之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4]。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决定经济增长潜在上限的是技术,制度决定这种潜在上限转变为现实量的程度^[5]。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还没有形成结论性的共识,但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资源、技术和制度这三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给予尽管模糊却越来越广泛的强调^[6]。试图从资源、技术和制度三个视角解释近代史上第一个世

收稿日期:2009-03-27

基金项目: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项目编号:WYM08060)。

作者简介:蔡一鸣(1978 -),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新格局。

界霸权国家荷兰的崛起过程。

二、荷兰的资源状况

资源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劳动力,包括其数量和质量;二是自然资源,包括矿藏、森林等;三是资本资源,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等。从根源上,资本资源也是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投入的一类产出。总体而言,荷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都很贫乏,但仍有四种资源为荷兰的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是丰富的河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运河体系、风力、泥炭和北海的鲱鱼。

荷兰境内的河流、湖泊和运河十分丰富。西欧的三大河流莱茵河、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都经过荷兰流入大海。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源头在法国,流经比利时进入荷兰。莱茵河起源于瑞士,流经德国进入荷兰。这三条河汇集于荷兰东南地区的三角洲地区,然后进入北海。荷兰境内的运河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最初其主要功能是为这个低地国家排涝,其次才是航运。它们把荷兰各个城市相互联结起来,构成了17世纪欧洲最有效的内河运输网。

荷兰位于大西洋和波罗的海之间的西风带中心,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成为风车之乡。早在中世纪,北海沿岸的平原地区就已经开始使用一种柱状风车。至15世纪末,一些低地国家出现了塔楼顶部可以转动的风车。至16世纪末,风车开始遍布荷兰各地,功率从10马力扩大到30马力。1592年,柯尼利厄斯在荷兰建造了欧洲第一家使用风力的锯木厂。这种5片或更多扇叶的风车广泛地运用于各行各业。其中,在赞河(Zann River)边的造船厂最为典型,那里曾有900架风车同时工作。

荷兰的海平面以上甚至以下,泥炭的储藏非常丰富,通过运河可以向全国各地运送甚至出口。荷兰的森林资源异常贫乏,而泥炭却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燃料”。根据德齐伍的计算,风力和泥炭为荷兰的生产提供了相当于80万公顷的森林和100万公顷的可耕地^[7]。

公元1400年前,最适宜腌制的鲱鱼群大部分集中于瑞典的沿海地区。15世纪后,它们迁移至北海,被誉为“荷兰金矿”,因为这些鲱鱼大部分被荷兰船只捕获。荷兰造船厂制造了一种“工厂船”,只需要10到30个船员就可以在海上对刚捕

获的鲱鱼完成破膛、清洗、撒盐和装桶的全部工序。这种船只在每年6到12月的捕获季节往返三次,每次在外逗留6到8个星期。到了16世纪60年代,有400多艘这类船只从事捕鱼活动,捕获的鲱鱼大部分用于出口。到了17世纪,其捕获范围扩展到北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附近和英国的海岸附近,并在英国港口进行销售。

荷兰总人口在1520年为95万人,1600年为150万人,1700年为190万人,在欧洲属于人口小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宗教冲突和战争等原因,荷兰接纳了来自葡萄牙、德国、法国和尼德兰南部地区的大量移民,其中包括很多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16世纪后期,由于西班牙对尼德兰南部的镇压,导致安特卫普、布鲁日、根特和梅希林的人口下降一半以上,大约15万人纷纷迁移到荷兰的各个城市。另外,在17世纪,还有来自弗里西亚群岛和德国的季节性移民,他们或者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在大型捕鱼船和商船上工作。

在遥远的中世纪,荷兰就很重视教育。到17世纪,在荷兰西北部的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所学校传授算术知识。1634年,荷兰全国境内就已经建成了五所大学。其中,莱顿大学(1575年建立)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吸引了来自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量留学生。

凭借在捕鱼业、造船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垄断贸易地位和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活动,再加上节俭习惯,荷兰创造了规模巨大的联合储蓄,超出荷兰各项事业所需。结果,一大批企业家纷纷向国外投资。如参与英国的排水工程、对法国的纺织品生产、瑞典的船舶木料业和俄罗斯的锯木厂、造纸厂、磨粉厂等等进行海外投资。另外,荷兰还对国外政府进行贷款,如为瑞典和丹麦王室参与“三十年战争”提供资助。

三、荷兰的技术状况

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仅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或人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在经济学中,技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品的方法,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发现更多可以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源,增加整个社会的总投入量从而增加产量;改进现有投入产出关系,节约现有资源从而增加产量。

近代早期,技术在欧洲内部的扩散是相当迅速的。比如采矿、冶金、纺织、造船、造纸等行业到17世纪时,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存在。农业中的“三田”轮作制、重型轮式犁、水车、风车等等在西欧都得到广泛运用。荷兰的技术一方面来源于这种扩散,另一方面也来自本国的发明,如造船技术和水利技术。技术上的领先使荷兰能够充分利用本国并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作为技术扩散的受益者,荷兰得到了葡萄牙花费近二十年才了解到的有关从西欧绕道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海知识。并于1596年,派出第一支荷兰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由此拉开了参与亚洲垄断贸易的序幕。另外,尼德兰南部、法国和葡萄牙等地的移民为荷兰也带来了纺织、印刷、出版和蔗糖加工技术。比如,移民中熟练工人的到来加强了莱顿的纺织业实力,并且超过英格兰取得一定优势地位。

除了作为技术传播的受益者外,荷兰在造船和水利两个方面扮演了创新者的角色。16、17世纪,荷兰的造船业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欧其他国家。到1670年,荷兰商船队的运载量为德国、英国和法国三国总量的1.3倍。荷兰人在造船方面的创新体现在他们发明的“槽船”上——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外表丑陋的大船,是荷兰控制世界海洋运输的主要依靠。

荷兰有着特殊的地理条件,沼泽地、泥潭和低洼地经常遭受洪涝。因此,水利工程技术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6世纪初,水利管理和工程被委托给负责开发和保养的专业人员。于是,在许多方面荷兰成为“木制机械时代”的中心,如风车被用来推动水泵,从而控制运河中的水流量。由于这些技术方面的进步,荷兰人将地理劣势变成优势,成为亚麻、大麻、蛇麻草、花卉和水果等经济作物的最主要生产国^②之一。并且,在17世纪早期,荷兰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就广泛地参与到英国和法国的土地开垦项目中。

四、荷兰的制度状况

制度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技术所决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除了受到交通、通讯技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规范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制度的影响。因为在生产要素被配置到生产环节之前,或者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实现之前,诸如产权因素和交易成本因素,会影响生产要

素进入生产领域的数量和质量。近代史上,荷兰国内较为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导致其技术优势所决定的增长上限在更大程度上的实现。

中世纪以来,在尼德兰地区就已形成一种地方议会制度。15世纪,勃艮第的公爵们将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联合起来,形成了勃艮第公国。同时,各省的地方议会制得到保留,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在1477年的法律中规定,政府应对居民提供保护,防止腐败,保护居民特别是司法方面的权利。民众代表参与国家决策过程的权利也得到明确规定。共和国成立后,最高权力机构仍是各省联合议会,并建立了统一的财政税赋体系,虽然税赋较高,但主要针对的是支出而不是收入。另外,民众传统的权利得到认可和加强,维护私有产权的转让和保护的法律也得到保留。自由被视为“荷兰的女儿”。总之,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中的组织规则体现了荷兰中世纪早期就已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原则。

促进商业和贸易发展的产权安排在农业中起到积极作用。荷兰总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受制于封建领地的约束。查理曼一世(公元768—814年)的法兰克帝国将低地国家很大一部分纳入其版图后,低地国家西南地区的人民拒绝接受封建领主制,因此,封建主义似乎从未在此地区盛行。特别是,后来成为荷兰省、济南省和乌德勒支省的地区,在那个时代并未产生封建贵族。所以,低地国家的大部分农民属于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农民,他们比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更自由。农业中的土地产权是清晰的,如土地清册登记制度方便了产权的转让,有利于土地自由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结果,荷兰发展起高度专业化的农业,粮食供应的大部分来自进口,国内农业则主要集中于肉、奶、黄油等的生产,而后又增加了工业作物的种植。

由意大利城市早期发展起来的各种信用工具的引入和商业组织的创新,完善了荷兰经济活动中的中介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竞争。如可转让的汇票、本票、贴现和保险制度等都得到广泛运用。15世纪在热那亚就已经出现的可转让股份的股份公司也在荷兰建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场被称作“17世纪的华尔街”。另外,荷兰还发展起来两个重要的市场——阿姆

斯特丹交易市场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前者吸引了来自全欧洲和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商品,该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成为国际市场最好的晴雨表,引导着全球的生产活动。后者以威尼斯人的里亚托广场银行为原型,成立于1609年初,其主要的功能是接受存款、为存款户进行转帐、开发汇票、汇兑货币、买进金银和外国铸币并铸造法定货币。这家初具中央银行性质的汇兑银行很快被模仿,汉堡、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等地先后都建立了类似银行。

五、结语

到公元1700年,荷兰的人口才为英国的三分

之一,领土面积只有英国的六分之一^[8]。尽管面临资源方面的强约束,但荷兰一方面通过积极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一方面不断创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领先国家,从而客观上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上限。同时,较自由的制度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激励,使荷兰的经济增长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使这个资源小国在西欧众多强国中脱颖而出,也最终成就了荷兰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9]。根据麦迪森(2003)的估算,1700年荷兰的人均GDP为英国的1.7倍,为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2倍以上^[10]。

注 释:

①其地理范围大概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②荷兰境内土壤不适宜粮食耕作,谷物主要依靠进口。

参考文献:

-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3]阿瑞吉西尔弗.导论[C]//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M].北京:三联书店,2003:108-163,1-42.
- [4]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5]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 [6]蔡一鸣.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2):3-5.
- [7]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8]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10]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上接第54页)

参考文献:

- [1]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
- [2]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
- [3]严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韩成武.杜甫新论·破解杜甫心中的“古意”[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 [6]韩成武.少陵体诗选·前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 [7]杨伦笺.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8]李新.“曲尽人情”赞杜诗[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2):76.